

目 录

馆陶的山来、沿革、隶属	李怀璋	1
漳卫水流长 军民情不断		
——记中顾委委员、原铁道兵政委旷伏兆重返北阳堡	张广岳 谭俊海	8
为国捐躯浩气常存		
——怀念父亲范筑先	范树琬 范树珊	21
忆伯父	范树瑜	31
碧血洒齐鲁 英魂垂青史		
——记青年英烈范树民	张广岳	48
西北军宿将张维玺事略	张宣武	57
王占元的家世及少年时期	陈子寅	103
王占元的妻室子女及家产	陈子寅	126
王占元晚年轶事	陈子寅	137
军阀王占元经营工商业考略	常 树	143

馆陶的由来、沿革、隶属

李怀璋

说起馆陶来，人们自然要问，为啥叫馆陶呢？这个提问看起来并不复杂，可是，谁一句话也说不清楚。多少年代，有多少个文人墨客专门考证这个问题，光我看到的《陶山考》就有五篇之多。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到现代的民国初年，不止馆陶县志续修过多少次，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馆陶”进行过考证。追溯秦汉，查阅古籍，多称：“陶古名邑，自战国时赵置馆于陶丘，馆陶盖于此得名，其地枕陶山襟卫水，处齐鲁偏西，为燕京通衢……”。还有一种说法，与此大致相同“馆陶古为冀州地，春秋时，晋国冠氏邑，后属赵国，城邑西北七里有陶丘，赵主下降时，置馆于其侧，固名馆陶”。说到这里馆陶的由来就

算是说清楚了。这样，按照古籍和馆陶县志的记载，解释馆陶的由来，完全可以说得通信得过。不好解决的问题是“陶山”。馆陶的由来里面不是有一句叫做“其地枕陶山襟卫水”吗？卫水好说，至今还在馆陶境内流着，水上还有雄伟壮观的“七一”大桥，对它的解释无需多用笔墨。难解释的是众所周知的“陶山”（或丘）。说起“陶山”这个名字来，几乎人人都知通，而且还有馆陶“八景”之一“陶山夕照”之说，若要问起“陶山”的所在，却无一人能知其地。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工业发展迅速，不少名优产品以古地名“陶山”为商标，不断打入国内和国际市场。诸如“陶山陈酒”、“陶山酪”、“陶山春”等遐迩闻名的好酒，商标上都印有“陶山”；馆陶县“陶山”现代陶艺公司生产的陶器，也有“陶山”字样，还有旅馆饭店等服务设施的招牌，用“陶山”命名的更多。这就足可说

明“陶山”在馆陶县人民中间，影响之广泛，印象之深刻，历史之久远了。但是，馆陶人又谁能把“陶山”的真实所在，具体方位以致四旁村庄说清楚呢？多少年来，还没有找到真正能够彻底解决这个疑团的人。对于“陶山”的解释，从古到今，众说纷纭：一说，“陶山”在县城西南五十里有一土丘，即“陶山”；二说“陶山”故老相传，在馆陶镇西南七十里许，微有土阜；三说，“陶山”在张沙村南，存有狭长沙丘；四说，

“陶山”在馆陶城西北七里有陶丘；五说，“陶山”在山东定陶，而不在馆陶县等等，以上所说，参差互异。唯独大名一统志载：“陶山”在馆陶县之西南五十里，馆陶镇之西北七里，有陶丘，战国时赵主下降到此地，置馆于其侧，因名馆陶。这一记载与第四种说法和几种版本的馆陶县志对“陶山”的叙述较吻合。所以，在一九三六年续修馆陶县志时，认定大明一统志所定“陶

山”方位、距离为准，其它诸说为误。“陶山”就此定为在馆陶城（今山东冠县东古城）西北七里处，就是现在人常说的“陶山”所在。至于现在为何不见“陶山”痕迹，因历世久远，陵谷沧桑，高山已成大川，就不再多作解释了。

馆陶的由来和“陶山”的所在，我根据古籍记载和明清两代多次修志人员的考证，只能暂且追解到此。接着我就谈馆陶的建置沿革和隶属。

馆陶古为冀州地，春秋时代为晋国的冠氏邑（即今山东冠县东古城），战国时代属赵国，到了秦朝则属东郡管辖，西汉平帝二年（公元二年）设置馆陶县。当时属魏郡；到三国、魏晋时期，属阳平郡；十六国后赵（也叫石赵）时，将阳平郡迁入馆陶县城，但馆陶县仍属阳平郡管辖；到了北魏、北齐、北周时期，还属阳平郡。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阳平郡置屯州，馆陶县遂属屯州管辖。隋朝开皇初，废阳平

郡，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废州。从此**馆陶县**由原来的县城（即今山东冠县东古城）北徙四十里于北馆陶为**馆陶县**驻地（即今山东冠县北馆陶镇）。此时，改属魏州。次年，魏州改属武阳郡，**馆陶**仍属武阳郡。唐朝初，又属魏州，到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复置屯州，**馆陶**属屯州。至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废屯州，**馆陶县**又归属魏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魏州改为魏郡，**馆陶县**属魏郡；至德二年（公元757年）魏郡又改为魏州，**馆陶县**又属魏州。大历七年（公元772年），**馆陶县**曾改名永济县，不久又复故名。宋朝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复置永济县于**馆陶**，即在原来的**馆陶县**分置永济县。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降永济县为镇，并入**馆陶县**，属大名府。金代因之。元朝属中书省东平路；至元二年（公元1266年）遥属濮州。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七月，**馆陶县**改属山东

布政使司东昌府，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三月，废县，不久即复县，仍属东昌府。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改属临清州，清朝属东昌府。民国元年（1912年），东昌府废，改属济西道，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济西道更名东临道，馆陶县属东临道，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废道，直隶于山东省政府，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属山东省聊城专区。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暴发后，不久便建立了馆陶县抗日民主政府，属冀南区；一九四一年八月，属晋冀鲁豫边区冀南区十二专区；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馆陶县属冀南区一专区；一九四八年九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馆陶县属华北行政区冀南区一专区；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馆陶县划归河北省邯郸专区管辖。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馆陶县仍属河北省邯郸专区。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七日，馆陶县划归山东省德州专区，一九五三年一月，改属聊城专区。一九五五年三月，馆陶县人民政府驻地由北馆陶迁至南馆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馆陶县并入冠县，一九六一年七月，复置馆陶县；一九六五年一月，馆陶县境域以漳卫河为界，河东地区分别划归山东省的冠县、临清县、河西地区仍为馆陶县，又一次改属河北省邯郸专区。一九七〇年，邯郸专区改称邯郸地区，馆陶县仍属之；一九七九年十月邯郸地区改称邯郸地区行政公署，馆陶县属邯郸行政公署管辖。

一九八七年十月九日

漳卫水流长 军民情不断

——记中顾委委员、

原铁道兵政委旷伏兆重防北阳堡

张广岳、谭俊海

五月二十五日清晨，馆陶县北阳堡的村民们在等待着一位不寻常的客人，就是中顾委委员、原铁道兵政委旷伏兆同志。

旷伏兆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中警备旅政委。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他和旅长王长江曾率五个连的兵力与数千名日伪军在北阳堡村激战一整天，毙死五百余人，我仅牺牲二十人。最后没打一枪、没伤一人，组织军民胜利突围。北阳堡一战打的非常漂亮，是我平原游击队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至今在人们心中还传颂着一首歌谣：

八路军是神兵，
搭救咱老百姓，
来时骑红马，
走时一阵风。

....

“来了！来了！”这位年过古稀的旷老将军从车上下来，在省地县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步履矫健，精神矍铄，满面春风地走在最前头。

县委齐和锁书记紧走几步，向群众介绍说：

“这就是当年在咱村指挥战斗消灭日伪军、搭救咱老百姓免遭敌人杀害的冀中警备旅政委旷伏兆同志！”人群里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旷老十分高兴地连声说：“乡亲们好！乡亲们好！”十几个老人满含激动的泪水围上来，旷老和他们一一握手。旷老握住老人郭书魁的手，亲切地问：“您多大年纪了？当年那场战斗记得吧？”郭书魁不住地点头说：“记得！记

得！”抗日时期的老村长郭万修拉着旷老的手说：“那一仗，您指挥得真好呀！真比诸葛亮还高明哩，可救了咱村老百姓啦！”旷老却谦虚地说：“不能这样说，胜利应归功于全体指战员和你们的支援啊！”

村支部书记郭兰路说：“旷政委请先到大队部休息一下吧。”旷老把手一摆，精神抖擞地说：“不！不！我要看看当年的战场，看看咱村的变化。”说着顺街来到村西口，他驻步凝望四周，肯定地说：“第一枪是在这里打响的！当年这村有土围子，西南角还有几户人家。”郭万修连声说：“对！对！那几户是张家院。”

望着当年的战场，旷老将军心潮起伏，激动不已，四十六年前的战斗情景又呈现在眼前，他情不自禁地讲述起那次战斗的情况。

“当时冀中警备旅奉命从深县、衡水出发，经冀南到山东的阳谷、范县一带集中。我们带着

所属二团，其实只有五个连，保卫着冀中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约五百余人，昼伏夜行，向南挺进。第三天拂晓，来到北阳堡以北旷野里。侦察员报告发现敌情。这是一股进行半月“扫荡”的敌人，约三千余人，而我们实际能战斗的兵力只有五百余人，当地的作战部队已经转移到外线。如果再往前走，有济邯公路和漳卫河相阻，敌人碉堡林立，封锁严密；白日行军，势必和敌人遭遇，我们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进村固守，一是部队素质好，排以上干部多数是红军，能打硬仗；二是弹药比较充足，是从国民党顽固派那里搞来的，这次转移带上了，就是失利，起码也是一比二。于是我和旅长王长江同志当机立断，进村固守，待机突围。部队进村后，马上封锁消息，抓紧时间做饭、挖工事。我记得二连守村西，其中有一个排能打硬仗，便配备了三挺轻机枪守垌南张家院。等太阳升起一树顶

子高，敌人黄压压地向这里压过来。开始轰了几炮，又打了一阵枪，见没有动静，以为村内只有为数不多游击队，便端着枪列着队气势汹汹地向村内冲来。等敌人离村不足百米时，我们的机枪、步枪、手榴弹象刮风一样打向敌人，一百多鬼子的尸体丢在街西口。鬼子吃了亏，立即散兵线似的把村子包围起来。

老村长郭万修激动地说：“是啊，当时我送水到这里，看到打死的日本鬼子尸体真痛快，真解恨！”

想起当年的情景，旷老精神焕发地说：“走，围村看看！”说着便向村北走去。旷老站在土岗上，指着北边的一片麦田说：“今年的小麦长的多好。当年这里是一片高粱地，高粱棵不足一人高。中午时烈日炎炎，大地炽热得象火熬子，我看见趴在地里的鬼子热得汗流浹背，象热锅上的锅蚁，，难忍难熬，真有意思。”郭万修

老人说：“是啊，中午敌人从临清调来一百多辆自行车队，他们把车子放下，弯着腰从高粱地里偷袭上来。等敌人一靠近，我们突然开火，那块苜蓿地里便立刻倒下五六十具尸体。这时，后面的自行车也让我们的游击队偷去一大半。”旷老很惊奇地“啊”了一声，说“这事我还真不知道哩！”跟在后面的离休干部老韩说：“后来冀南三分区在卫河一带建立了一支武工队，他们骑着‘富士车’就，是那次缴获的”。旷老笑着说：“好！好！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嘛。”

旷老转到村东南角停下脚步问：“这里不是有座土地庙吗？庙西边有条路沟直通村里。”郭万修老人说：“那是个菩萨庙。”指着前面的一排新盖的砖房说：“那就是菩萨庙旧址。你们来时那条路就是当年的路沟。”旷老高兴地说：“村里变化真大啊，真是旧貌变新颜哪！当时那座庙突出在村外，又有这条路沟，是容易被鬼

子突破的地方。我们把仅有的一支重机枪架在这里。果然这里成了反复争夺的阵地，战斗非常激烈。机枪射手老郑是个智勇双全的老兵，不论点射还是连发，弹弹咬肉，大批敌人死在他的阵地前。敌人恼羞成怒，迫击炮、掷弹筒一起集中轰击小庙，小庙很快倒塌了。老郑和其他战士牺牲了，重机枪埋在里面。敌人抢占了小庙。小庙丢失，对我们很不利，敌人很可能以此为阵地突进村子。我们立即命令机枪排长带领一个排夺回小庙，我们组织火力掩护。他带领战士象猛虎下山一样杀向小庙。经过一阵激烈地拼杀，鬼子丢下十几具尸体逃跑了。战士们挖出重机枪，迅速擦拭干净，又投入了战斗。”旷老心情沉重，停了一下问：“那次战斗我们大概牺牲了二十几个同志，他们现在埋在什么地方？”郭万修指着新房附近的一块空地方说：“我们记得牺牲了二十名同志，战斗的第二天我们把他们一起埋在了那

里。”旷老低下头默默地凝视着烈士坟墓，几株大树茁壮地伫立在那里。多好的战士啊。他们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

过了好大一会，旷老继续回忆说：“敌人的几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了，他们伤亡惨重，没有想到遇到的是我们的正规军。午后，敌人调兵遣将，兵力陆续增加。我们旅团政治干部都到阵地前作政治工作，鼓励战士英勇作战。同志们的战斗情绪一直十分高涨”。郭万修说：“你们真沉着，当中午敌人枪声暂停的时候，你们的戏匣子高唱起了《空城记》，安定了大家的心。”旷老一听就乐了，“那是电台报务员杨柳同志搞的。走，到指挥部看看去！”郭书魁老人说：“当事人都不在了，现在已是孙子当家了。”到了那里，郭万修老人指着五间新瓦房说：“就是这里。”旷老说：“当时的房子是三间土屋。我和王政委正

在研究突围方案，突然一颗炸弹落到房顶上爆炸了，房顶炸了一个洞，泥土、秫秸落了一身，我和王旅长把地图抖落干净，相视一笑，又继续研究起来。”

旷老兴致勃勃，围村转了一遭，看了几个地方，竟一点也不显得疲劳。大家一再劝他休息一下，最后才答应到村办公室休息。旷老把十几位老人拉到身边坐下，掏出自己带来的香烟递给每人一支说：“请抽我一支烟，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来看望看望大家，看看牺牲的同志，看看咱村的变化。我是江西永新县人，毛主席从井冈山下来到永新县那年我参加的红军，那时才十几岁。在这村打仗时，我二十六岁。我们能打胜仗，一是靠我们全体指战员的英勇作战，一是靠我们群众的大力支持。你们帮助修工事，抬伤员，送水送饭，对我们全体指战员是一个鼓励啊！我们的军队之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